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八

錢塘程川撰

書八

周書一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健中正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智勇過人

萬人傑錄

泰誓上

或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便是理否曰若全做理又如何説自我民視聽這裏有些主宰底意思

不知何氏錄

泰誓中

莊仲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謂天即理也曰天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隨他所説今既曰視聽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説

不同又却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害其為同嘗有一人題分水嶺謂水不曾分某和其詩曰水流無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

陳文蔚錄 泰誓中

問武成一篇編簡錯亂曰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劉貢父李叔易諸本推究甚詳

沈僩錄 武成

說洪範看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强說得出只自恁地熟讀少間字字都自會着實又云今人只管要說治道這是治道最緊切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麼零零碎碎

楊道夫錄

洪範

問箕子陳洪範言彝倫攸叙見事事物物中得其倫理則無非此道非道便無倫理曰固是曰王道蕩蕩又曰王道平平曰無黨無偏又曰無偏無黨只是一箇

道如何如此反復說只是要得人反覆思量入心來則自有所見矣余大雅錄洪範

問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禹為鯀之子當舜用禹時何不逃走以全父子之義曰伊川說殛死只是貶死之類廖德明錄洪範

問鯀旣被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問禹以鯀為有罪而欲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

且如而今人其父打碎了箇人一件家事其子買來填還此豈是顯父之過

孫自修錄字敬父宣城人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卅一卷中

洪範

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伍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

二身既修可推之于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葢能推五行正五事用八政修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効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但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說中只是

含胡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

鄭可學錄

洪範

凡數自一至五五在中自九至五五亦在中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亦在中又曰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也後四者却自皇極中出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曾南豐所説諸儒所説惟此説好又曰皇

君也極標準也皇極之君常滴水滴凍無一些不善人却不齊故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便是皇建其有極又曰尚書前五篇大槩易曉後如甘誓胤征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此皆易曉亦好此是孔氏壁中所藏之書又曰看尚書漸漸覺曉不得便是有長進若從頭至尾解得便是亂道高宗肜日是最不可曉者西伯戡黎是稍稍不可曉者太甲大故亂道故伊尹之言緊切高宗稍

稍聰明故說命之言細膩又曰讀尚書有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不曉得曉得底看不曉得底且闕之不可強通強通則穿鑿又曰敬敷五教在寛只是不急迫慢慢地養他

甘節錄

洪範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住洪範說得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

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大學中明明德便包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箇新民便包得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箇自暗室屋漏處做去到得無所不周無所不徧都是這道理自一心之微以至於四方之遠天下之大也都只是這箇

黃義剛錄

洪範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於此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如周公

一書只是箇人政而已

沈僩錄

洪範

箕子為武王陳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蓋在天則是五行在人則是五事

李儒用錄字仲秉岳陽人己未所聞先生七十歲池錄四十三卷饒錄廿卷中

洪範

問五福六極曰民之五福人君當嚮之民之六極人君當畏之

呂燾錄

洪範

五福六極曾子固說得極好洪範大槩曾子固說得勝

如諸人

沈僴錄

洪範

問五行所屬曰舊本謂雨屬木暘屬金及與五事相配

皆錯亂了吳斗南說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

風屬土看來雨只得屬水自分曉如何屬木問寒如

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左傳云金寒玦離又貌

言視聽思皆是以次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貌須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眼主肝故屬木金聲清亮故聽屬金問凡上四事皆原於思亦猶水火木金皆出於土也曰然又問禮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問義之屬金以其嚴否曰然

胡泳錄

洪範

錄中問五行所屬曰沈僩錄云問貨屬土曰從前如此說

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甘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

炎能上金曰從曰革從而又能革也

廖德明錄

洪範

金曰從革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

盞便是從更要別打作一件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

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

沈僩錄

洪範

忽問如何是金曰從革對曰是從已之革曰不然是或

從或革耳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而其

堅剛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當作上聲潤下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

余大雅錄

洪範

從革作辛是其氣割辣曲直作酸令以兩片木相擦則齒酸是其驗也

林夔孫錄

洪範

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思曰睿是思而便通之謂睿

楊道夫録

洪範

問視聽言動比之洪範五事動是貌字否如動容貌之謂曰思也在這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又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吳仁傑説得也順它云貌是水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庶徵來説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它云貌是濕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它都以類配得但是畧有不齊問皇極五福即是此五

福否曰便只是這五福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斂底即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庶民便是使民也盡得此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

林夔孫錄

洪範

符叙舜功云象山在荆門上元須作醮象山罷之勸諭邦人以福不在外但當求之内心於是日入道觀設講座説皇極令邦人聚聽之次日又畫為一圖以示之先生曰人君建極如箇標準如東方望也如此西

方望也如此南方望也如此北方望也如此莫不取則於此如周禮以為民極詩維民之極四方之極都是此意中固在其間而極不可以訓中漢儒注說中字只說五字之中猶未為害最是後世說中字不是近日之說只要含胡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當做底事只畧畧做些不要做盡此豈聖人之意又云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從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斂時五福所以斂聚

五福以為建極之本又須是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裹箇皇極又須乂三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宜稽疑便是考之於神庶徵是驗之于天五福是體之于人這下許多是維持這皇極正人猶言中人是平平底人是有常產方有常心底人又云今人讀書麄心大膽如何看得古人意思如說八庶徵這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

應之乂時暘若乂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普照便自有和暖底意思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聖時風若聖則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符云謀自有顯然著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於寒於風果相關否曰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將大底便來壓了箕子所指謀字只是且說密謀意思聖只是說通明意思如何將大底來壓了便休如說喫棗固是

有大如瓜者且就眼下說只是常常底棗如煎藥合用棗子幾箇自家須要說棗如瓜大如何用得許多人若心下不細如何讀古人書洪範庶徵固不是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為有是應必有是事多雨之徵必推說道是某時做某事不肅所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盡信但古人意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荊公又却要一齊都不消說感應但把若字做如似字義說做譬喻說了也不得荊公固

是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謹戒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如荊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因云古人意思精密如易中八字剛柔終始動靜往來只這七八字移換上下添助語此多少精微有意味見得象象極分明葉賀孫錄

洪範

五皇極只是說人君之身端本示儀於上使天下之人則而效之聖人固不可及然約天下而使之歸于正

者如皇則受之則錫之福也所謂遵王之義遵王之
道者天下之所取法也人君端本豈有他哉修於己
而已一五行是發原處二五事是總持處八政則治
民事五紀則恊天運也六三德則施為之㰼節處七
稽疑則人事已至而神明其德處庶徵則天時之徵
驗也五福六極則人事之徵驗也其本皆在人君之
心其責亦甚重矣皇極非說大中之道若說大中則
皇極都了五行五事等皆無歸着處又云便是篤恭

而天下平之道天下只是一理聖賢語言雖多皆是此理如尚書中洛誥之類有不可曉處多然間有說道理分曉處不須訓釋自然分明如云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肆惟王其疾敬德不敢替厥義德等語是也

萬人傑錄

洪範

皇極二字皇是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為天下做箇樣子使天下視之以為標準無偏無黨以下數語皆是

皇之所建皆無偏黨好惡之私天下之人亦當無作好作惡便是遵王之道遵王之路皆會歸于其極皆是視人君以為歸下文是彞是訓于帝其訓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說得自分曉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則許多道理盡在此矣但緣聖人做得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雖不協于極但不罹于咎者皇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

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為主視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是合恁地三德亦只是就此道理上為之權衡或放高或捺低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於天則為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為六極在天亦為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

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為一若以大中言之則九疇散而無統大抵諸書初看其言若不勝其異無理會處究其指歸皆只是此理如名語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

黄蟄録

洪範

今人將皇極字作大中觧了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

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定一箇表儀於上且如北極是在天中喚作北中不可屋極是在屋中喚作屋中不可人君建一箇表儀于上便有肅乂哲謀聖之應五福備具推以與民民皆從其表儀又相與保其表儀下文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處着始得於是有念之受之錫之福之類隨其人而區處

之大抵皇極是建立一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備底意思嘗疑正人正字只是中常之人此等人須是富方可與為善與無常産有常心者有異有能有為是有才之人有猷有為有守是有德之人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復歌詠若細碎解都不成道理

滕璘録

洪範

問先生言皇極之極不訓中只是標凖之義然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亦有中意曰只是箇無私意問標凖之

義如何曰此是聖人正身以作民之凖則問何以能斂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修身便貌恭言從視明聽聦思睿卽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天便是五福反是則福轉為極陸子静荆門軍曉諭乃是斂六極也

廖德明錄

洪範

皇極如以為民極標凖立於此四方皆面内而取法皇謂君也極如屋極陰陽造化之總會樞紐極之為義窮極極至以上更無去處

李閎祖録

洪範

先生問曹尋常說皇極如何曹云只說作大中曰某謂不是大中皇者王也極如屋之極言王者之身可以為下民之標凖也貌之恭言之從視明聽聰則民觀而化之故能使天下之民無有作好而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而遵王之路王者又從而歛五者之福而錫之於庶民歛者非取之於外亦自吾身先得其正然後可以率天下之民以歸于正此錫福之道也

黄卓録

洪範

中不可解做極極無中意只是在中乃至極之所為四向所標凖故因以為中如屋極亦只是在中為四向所凖如建邦設都以為民極亦只是中天下而立為四方所標凖如粒我蒸民莫匪爾極來牟豈有中意

亦只是使人皆以此為凖如北極如宸極皆然若只說中則殊不見極之義矣

陳淳錄

洪範

極盡也先生指前面香卓四邊盡處是極所以為之四極四極視中央中央即是極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四邊望之一齊看着平陽蒲坂如屋之極極高之處四邊到此盡了去不得故謂之極宸極亦然至善亦如此應于事到至善是極盡了更無去處故君子無

所不用其極書之皇極亦是四方所瞻仰者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皇不可訓大皇只當作君所以說遵王之義遵王之路直說到後面以為天下王其意可見蓋皇字下從王

湯泳錄

洪範

東坡書傳中說得極字亦好

黄㽦錄

洪範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為

耳

吴必大録
洪範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歸字無異義只是重疊言之與
既言無偏無黨又言無黨無偏無别說也

不知何氏録
洪範

彊弗友以剛克之燮友柔克之此治人也資質沉潛以
剛克之資質高明以柔克之此治已也

吕燾録
洪範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克治也言人資質沉潛者當以剛克之資質高明者當以柔克之此說為勝

沈僩錄

洪範

衍忒衍疑是過多剩底意思忒是差錯了

沈僩錄

洪範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些子不得無些子不得

湯泳錄

洪範

洪範却可理會天人相感庶徵可驗以類而應也秦時

六月皆凍死人

不知何氏錄

洪範

問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曰此但言職任之大小如此又問庶民惟星一句觧不通并下文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意亦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文意似是兩段云云又問箕星好風畢風好雨曰箕只是簸箕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义網漉魚

底叉子又鼎中漉肉叉子亦謂之畢凡以畢漉魚肉其汁水淋漓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葢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狀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東北入軫若東南入箕則風所以風者葢箕是南方屬巽巽為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

沈僩録

洪範

王省惟歲言王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省者一月之事以下皆然

沈僴錄　洪範

庶民惟星庶民猶星也

吕燾錄　洪範

凶短折兩事惡弱惡是自暴弱是自棄

吕燾錄　洪範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八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九

錢塘程川撰

書九

周書二

近諸孫將旅獒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歳矣太保此書諄諄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則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銖問人不易物之易合如字合作去聲

曰看上文意則當作如字讀但德盛不狎侮又難說又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接字如何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志我之志言人之言

董銖錄

旅獒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易改易也言人不足以易物惟德足以易物德重而人輕也人猶言位也謂居其位者如寶玉雖貴若有人君之德則所錫賚之物斯足貴若無其德則雖有至寶以錫諸侯亦不足貴也

沈僩錄

旅獒

林聞一問周公代武王之死不知亦有此理否曰聖人為之亦須有此理

錢木之錄字子山晉陵人丁巳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沁錄卅六卷中

金縢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責如責侍子之責周公之意云設若三王欲得其子服事于彼則我多才多藝可以備使令且留武王以鎮天下也

萬人傑錄　金縢

成王方疑周公二年之間二公何不為周公辨明若天不雷電以風二公終不進說矣當是時成王欲誚周公而未敢蓋周公東征其勢亦難誚他此成王雖深疑之而未敢誚之也若成王終不悟周公須有所處矣

萬人傑錄　金縢

問周公作鴟鴞之詩以貽成王其辭艱苦深奥不知成

王當時如何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旣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誚公其心未必能遂無疑及至雷風之變啟金縢之書後方始釋然開悟先生却問必大曰成王因何知有金縢後去啟之必大曰此二公贊之也又問二公何故許時不說若雷不響風不起時又如何必大曰聞之呂公著云此見二公功夫處二公在裏面調護非一

日矣但他人不得而知耳曰伯恭愛說一般如此道理必大問其說畢竟如何曰是時周公握了大權成王自是轉動周公未得便假無風雷之變周公亦須別有道理李懷光反其子璀告德宗曰臣父能危陛下陛下不能制臣父借此可見當時事勢然在周公之事則不過使成王終于省悟耳

吳必大錄

金縢

大誥一篇不可曉據周公在當時外則有武庚管蔡之

叛内則有成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然他作此書決不是備禮茍且為之必欲以此聳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其後又却專歸在卜上其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

輔廣録

大誥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

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人殺戮宗社為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之所由生也盖始苦於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云云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

沈僩錄

大誥

棐字與匪字同據漢書

敬德錄不詳姓氏并不詳所聞年歲

及池錄饒錄饒後錄卷次云餘倣此

大誥

忱諶字只訓信天棐忱如云天不可信

沈僩錄

大誥

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侯

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

遽述己意而告之乎決不解如此五峯吳才老皆說

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敘其書於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周公使三叔監殷他却與武庚叛此是一件大疎脫事若當時不便平息模樣做出西晉初年時事想見武庚日夜去說誘三叔以為周公弟也却在周作宰相管叔兄也却出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如此

輔廣錄

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酒誥是武王命康叔之詞非成王也如朕其弟小子封又曰乃寡兄朂猶今人之劣兄也故五峯編此書於皇王大紀不屬成王而載於武王紀也至若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至乃洪大誥治自東坡看出以為非康誥之詞而梓材一篇則又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喻却與無胥戕無胥虐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

孫孫永保民却又似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詞非酒誥語也

楊道夫録

康誥酒誥梓材

惟三月哉生魄一段自是脱落分曉且如朕弟寡兄是武王自告康叔之辭無疑葢武王周公康叔同叫作兄豈應周公對康叔一家人說話安得叫武王作寡兄以告其弟乎葢寡者是向人稱我家我國長上之辭也只被其中有作新大邑于周數句遂牽引得序

來作成王時書不知此是脫簡且如梓材是君戒臣之辭而後截又皆是臣戒君之辭要之此三篇斷然是武王時書若是成王不應所引多文王而不及武王且如今人才說太祖便須及太宗也又曰某常疑書注非孔安國作蓋此傳不應是東晉方出其文又皆不甚好不似西漢時文

黄義剛録

康誥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此等語旣不可曉只得且用古注

古注既是杜撰如今便別求說又杜撰不如他矣

黄甞錄

康誥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此但言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葢言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

輔廣錄

康誥

吳才老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

而移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様處恰恰好好

不知何氏錄

梓材

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一句

黄㽦錄

梓材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

楊道夫錄

召誥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後皆是論祭祀然其中又雜得別說在
吳振錄
洛誥
柳兄言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其無逸柳曰東萊解所字為居字曰若某則不敢如此說諸友問先生如何說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强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
龔蓋卿錄
無逸

舜功問㣲柔懿恭是一字是二字曰二字上輕下重柔者須㣲恭者須懿柔而不㣲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出

鄭可學錄

無逸

滕璘錄云柔易于暗弱㣲有發揚之意恭形于外懿則有藴藏之意

艾軒云文字只看易曉處如尚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下面便不可曉只看這兩句

甘節錄

多方

或錄云此兩句不與上下文相似上下文多不可曉

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為處心也非即前面所說三有宅心爾若處心則當云克宅厥心

李方子錄

立政

康王之誥釋斬衰而服袞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

不知何氏錄

康王之誥

銖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為賞不當

功罰不及罪故事事差錯若畢協賞罰至公至明何以及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則是整頓民衆底意思

楊至錄

康王之誥

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正是如格式之格以律人之不正者否曰如今人言合格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深者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淺者子善因問溫公以格物為扞格之格不知格字有訓扞

義否曰亦有之如格鬬之格是也

董銖錄

同命

錄中如今人言合格云云萬人傑錄云如合格之格謂使之歸于正也

東坡解吕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如洛誥等篇不可曉只合闕疑

廖德明錄

吕刑

問贖刑所以寛鞭朴之刑則吕刑之贖刑如何曰吕刑葢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之盤庚周

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

輔廣錄

呂刑

古人贖金只是用於鞭朴之小刑而已重刑無贖到穆王好廵幸無錢使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墨百鍰劓惟倍剕倍差宫六百鍰大辟千鍰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於用刑底意

陳淳錄

呂刑

問鄭敷文所論甫刑之意是否曰便是他們都不去攷

那贖刑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宥五刑之屬皆是流竄但有鞭作官刑朴作教刑便是法之輕者故贖想見穆王胡做亂做到晚年無錢使撰出這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又問本朝之刑與古雖相遠然也較近厚曰何以見得義剛曰如不甚輕殺人之類曰也是但律較輕勑較重律是古來底勑是本朝底而今用時勑之所無方

用律本朝自徒以下罪輕古時流罪不刺面只如今白面編管樣是唐五代方是黥面決脊如折杖却是太祖方創起這却較寛安卿問律起於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理會了但是而今刑統便是但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者如宋莒公所謂律應從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所謂律者漢書所引律便是但其辭古難曉如當時數大獄引許多詞便如而今款様引某罪引某法為斷本

朝便多是用唐法義剛曰漢法較重于唐當時多以語辭獲罪曰只是他用得如此當時之法却不曾恁地他只見前世輕殺人便恁地且如楊惲一書看得來有甚大段違法處謂之不怨不可但也無謗朝政之辭却便謂之腹誹而腰斬

黄義剛錄

呂刑

仲黙問五刑不贖之意曰是穆王方有贖刑嘗見蕭望之言古不贖刑某甚疑之後來方省得贖刑不是古

因取望之傳看畢曰說得也無引證因論望之云想見望之也是拗義剛問望之學術不知是如何又似好樣又却也有那差異處先生徐應曰他說底也是正義剛曰如殺韓延壽分明是他不是曰望之道理短義剛曰看來他也是暗於事機被那兩箇小人恁地弄後都不知先生但應之而已

黄義剛錄

呂刑

秦誓費誓亦皆有說不行不可曉處民訖自若是多盤

想只是說人情多要安逸之意

輔廣録

費誓秦誓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至五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李崇實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

錢塘程川撰

詩一

統論經義

只是思無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詩皆思無邪

不知何氏録川按不知何氏録有三饒録二十卷為辛亥先生六十二歳時同舎共聞饒録三十九卷為己未先生七十歳時同舎共録建别録十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不詳何時所聞未詳孰是餘倣此

溫柔敦厚詩之教也使篇篇皆是譏刺人安得溫柔敦厚

滕璘錄字徳粹新安人辛亥所聞

先生六十二歲僴錄十七卷中

問以詩觀之雖千百載之遠人之情偽只此而已更無兩般曰以某看來須是別換過天地方別換一樣人情釋氏之說固不足據然其書說盡百千萬刼其事情亦只如此而已況天地無終窮人情安得有異

吳必大錄字伯豐興國人戊申己酉所聞先生五十九歲六十歲僴錄八卷中

問詩次序是當如此否曰不見得只是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詩元初却當作一片又曰如卷阿說豈弟君子自作賢者如洞酌說豈弟君子自作人君大抵詩中有可以比並看底有不可如此看自有只般樣子

葉賀孫錄字味道括蒼人辛亥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二歲池錄七卷八卷九卷十卷十一卷中

恭父問詩章起於誰曰有故言者是指毛公無故言者皆是鄭康成有全章換一韻處有全押韻處如頌中

有全篇句句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欠了一句前輩分章都曉不得某細讀方知是欠了一句

葉賀孫錄

詩中頭項多一項是音韻一項是訓詁名件一項是文體若逐一根究然後討得些道理則殊不濟事須是通悟者方看得

李方子錄字公晦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錄六卷中

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禮是也一字皆有理如詩亦要逐字將理去讀便都礙了

陳淳錄字安卿臨漳人庚戌己未所聞先生六十一歲七十歲饒錄十三卷十四卷中

問聖人有法度之言如春秋書與周禮字較實詩無理會只是看大意若要將序去讀便礙了問變風變雅如何曰也是後人恁地說今也只依他恁地說如漢廣汝墳皆是說婦人如此則是文王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只看他大意恁地拘不得

徐寓錄學居父永嘉人庚戌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一歲池錄二十卷二十一卷饒錄二十六卷中

問刪詩曰那曾見得聖人執筆刪那箇存這箇也只得就相傳上說去

葉賀孫錄

因論詩曰孔子取詩只取大意三百篇也有會做底有不會做底如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此是顯然譏刺他到第二章已下又全然放寬豈不是亂道如載馳詩煞有首尾委曲詳盡非大段會底說不得

又如鸛鳴做得極巧更含蓄意思全然不露如清廟一倡三歎者人多理會不得注下分明說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今人挽歌之類今人解者又須要胡說亂說

曾祖道錄字擇之丁巳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七卷中

詩有說得曲折後好底有只恁平直說後自好底如燕燕末後一章這不要看上文考下章便知得是恁地意思自是高遠自是說得那人着

黄義剛錄字毅然臨川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二十六卷二十七卷饒錄卅八卷中

詩人只見他恁地重三疊四說將謂是無倫理次序不知他一句不胡亂下文蔚曰今日偶看棫樸一篇凡有五章前三章是說人歸附文王之德後二章乃言文王有作人之功及紀綱四方之德致得人歸附者在此一篇之意次第甚明曰然遐不作人却是說他鼓舞作興底事功夫細密處又在後一章如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四方便都在他線索內牽着都動文

蔚曰勉勉即是純亦不已否曰然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是那工夫到後文章真箇是盛美資質真箇是堅實

陳文蔚録字才卿上饒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録四卷中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詠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著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箇道

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上蔡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詠以得之此是讀詩之要法看來書只是要讀讀得熟時道理自見切忌先自布置立說

不知何氏錄

大凡讀書先曉得文義了只是常常熟讀如看詩不須得着意去裏面訓解但只平平地涵詠自好因舉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四句吟詠者

久之又曰大雅中如烝民板抑等詩自有好底董氏舉侯芭所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不知此出在何處他讀書多想見是如此又曰如孟子也大故分曉也不用解他熟讀滋味自出

林夔孫錄朱子武夷山人丁巳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錄卅四卷中

讀詩之法且如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蓋言白華與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如此之遠何哉又如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

作人只是說雲漢恁地為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也上兩句皆是引起下面說畧有些意思傍着不須深求只此讀過便得

沈僩錄字杜仲永嘉人戊午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九歲池錄卅八卷卅九卷四十卷四十一卷中

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或每日令人誦讀却從旁聽之其話有未通者畧檢注解看却時時誦其本文便見其語脉所在又曰念此一詩既已記得其語却逐箇字將前後一樣字通訓之今注解中有一字

而兩三義者如假字有云大者有云至者只是隨處旋紐揑耳非通訓也

黄㽦録字子畊豫章人戊申所聞 先生五十九歲饒録九卷十卷中

問向見吕丈問讀詩之法吕丈舉横渠置心平易之説見教某遵用其説去誦味來固有箇涵泳情性底道理然終不能有所啓發程子謂興於詩便知有著力處今讀之止見其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而已不知其他如何著力曰善可為法惡可為戒不特詩也他書

皆然古人獨以為興於詩者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死著詩義興起人善意不得如南山有臺序云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蓋為見詩中有邦家之基字故如此解此序自是好句但纔如此說定便局了一詩之意若果先得其本意雖如此說亦不妨正如易解若得聖人繫辭之意便橫說豎說都得今斷以一義解定易便不活詩所以能興起人處全在興如山有樞隰

有榆别無意義只是興起下面子有車馬子有衣裳耳小雅諸篇皆君臣燕飲之詩道主人之意以譽賓如今人宴飲有致語之類亦間有叙賓客答詞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亦是此意古人以魚為重故魚麗南有嘉魚皆特舉以歌之儀禮載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本一套事後人移魚麗附於鹿鳴之什截嘉魚以下為成王詩遂失當時用詩之意故胡亂解

今觀魚麗嘉魚南山有臺等篇辭意皆同菁莪湛露蓼蕭皆燕飲之詩詩中所謂君子皆稱賓客後人却以言人君正顛倒了如以湛露為恩澤皆非詩義故野有蔓草零露溥兮亦以為君之澤不下流皆局於一箇死例所以如此周禮以六詩教國子當時未有注解不過教之曰此興也此比也此賦也興者人便自作興看比者人便自作比看興只是興起謂下句直說不起故將上句帶起來說如何去上討義理今

欲觀詩不若且置小序及舊説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候彷彿見箇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如人捻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要須辨得出来若被舊説一局局定便看不出今雖説不用舊説終被他先入在内不期依舊從它去某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説後来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来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

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又曰變風中固多好詩雖其間有没意思者然亦須得其命辭遣意處方可觀後人便自做箇道理解說於其造意下語處元不及究只後代文集中詩文多不解其辭意者樂府中羅敷行羅敷即使君之妻使君即羅敷之夫其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正相戲之辭又曰夫壻從東来千騎居上頭觀其氣象即使君也後人亦錯解了須得其辭意方見好笑處

吳必大錄

學者當興於詩須先去了小序只將本文熟讀玩味仍不可先看諸家注解看得久之自然認得此詩是說箇甚事謂如拾得箇無題目詩說此花既白又香是盛寒開必是梅花詩也卷阿召康公戒成王其始只說箇好意思如豈弟君子皆指成王純嘏爾壽之類皆說優游享福之事至有馮有翼以下方說用賢大抵告人之法亦當如此須先令人歆慕此事則其肯

從吾言必樂為之矣

萬人傑錄字正淳興國人庚子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一歲池錄十七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詩如今恁地注解了自是分曉易理會但須是沉潛諷誦玩味義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若只草草看過一部詩只兩三日可了但不得滋味也記不得全不濟事古人說詩可以興須是讀了有興起處方是讀詩若不能興起便不是讀詩因說永嘉之學只是要立新巧之說少間指摘東西鬭湊零碎便立說去縱說

得是也只無益莫道又未是

錢木之録字子山晉陵人丁巳所聞先生六十八歲池録卅六卷中

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今公讀詩只是將已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得甚事若如此看只一日便可觀盡何用逐日只眶得數章而又不曾透徹耶且如人入城郭須是逐街坊里巷屋廬臺榭車馬人物一一看過方

是令公等只是外面望見城是如此便說我都知得了如鄭詩雖淫亂然出其東門一詩却如此好女曰雞鳴一詩意思亦好讀之眞箇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者

沈僩錄

讀詩便長人一格如今人讀詩何縁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然興起人意處正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蓋曰豐水且有芑

武王豈不有事乎此亦興之一體不必更注解如龜山說關雎處意亦好然終是說死了如此便詩眼不活

吴必大録

問時舉看文字如何曰詩傳今日方看得綱領要之緊要是要識得六義頭面分明則詩亦無難看者曰讀詩全在諷詠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得且如子善向看易傳往往畢竟不曾熟如

此則何緣會浹洽橫渠云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一亂則思不起今學者看文字若記不得則何緣貫通時舉曰縁資性魯鈍全記不起曰只是貪多故記不得福州陳正之極魯鈍每讀書只讀五十字必三二百遍而後能熟積習讀去後来却赴賢良要知人只是不會耐苦耳凡學者要須做得人難做底事方好若見做不得便不去做要任其自然何緣做得事成切宜勉之

潘時舉錄字子善天台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歲池錄十二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問學者誦詩每篇誦得幾遍曰也不曾記只覺得熟便止曰便是不得須是讀熟了文義都曉得了涵泳讀取百来遍方見得那好處那好處方出方見得精怪見公每日說得来乾燥元来不曾熟讀若讀到精熟時意思自說不得如人下種子既下得種了須是討水去灌溉他討糞去培擁他與他耘鋤方是下工夫養他處今却只下得箇種子了便休都無耘治培養

工夫如人相見纔見了便散去都不曾交一談如此何益所以意思都不生與自家都不相入都恁地乾燥這箇貪多不得讀得這一篇恨不得常熟讀此篇如無那第二篇方好而今只是貪多讀第一篇了便要讀第二篇讀第二篇了便要讀第三篇恁地不成讀書此便是大不敬此句厲聲說須是殺了那走作底心方可讀書

不知何氏錄

看詩不要死殺看了見得無所不包今人看詩無興底意思

甘節録字吉父永嘉人癸丑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四歳池録二十五卷中

問看詩如何曰方看得關雎一篇未有疑處曰未要去討疑處只熟看某注得訓詁字字分明便却玩索涵泳方有所得若便要立議論往往裏面曲折其實未曉只髣髴見得便是虛說耳恐不濟事此是三百篇之首可更熟看

潘時舉錄

看詩且看他大義如衛諸詩其中有說時事者固當細考如鄭之淫亂底詩苦苦搜求他有甚意思一日看五六篇可也

沈僩錄

公不會看詩須是看他詩人意思好處是如何不好處是如何看他風土看他風俗又看他人情物態只看伐檀詩便見得他一箇清高底意思看碩鼠詩便見

他一箇暴斂底意思好底意思是如此不好底是如彼好底意思令自家善意油然感動而興起看他不好底自家心下如著槍相似如此看方得詩意沈僩錄

看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且如谷風他只是如此說出來然而叙得事曲折先後皆有次序而令人貴盡氣力去做後尚做得不好黄義剛錄

先生問林武子看詩何處曰至大雅大聲曰公前日方看節南山如何恁地快恁地不得而今人看文字敏底一揭開板便曉但於意味却不曾得便只管看時也只是恁地但百遍自是強五十遍時二百遍自是強一百遍時題彼脊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這箇看時也只是恁地但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却在說不得底裏面又曰生民等篇也可見祭祀次第此與儀

禮正相合

賀義

剛錄

先生謂學者曰公看詩只看集傳全不看古注曰某意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却看諸家解曰便是不如此無却看底道理才說却理會便是悠悠語今見看詩不從頭看一過云且等我看了一箇了却看那箇幾時得再看如廝殺相似只是殺一陣便了不成說今夜且如此廝殺明日又重新殺一番

沈僩錄

文蔚泛看諸家詩說先生曰某有集傳後只看集傳先生又曰曾叅看諸家否曰不曾曰却不可

陳文蔚錄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一

錢塘程川撰

詩二

統論六義

六義自鄭氏以来失之后妃自程先生以来失之后妃安知當時之稱如何

鄭可學録字子上莆田人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録十六卷中

或問詩六義注三經三緯之説曰三經是賦比興是做詩底骨子無詩不有才無則不成詩蓋不是賦便是比不是比便是興如風雅頌却是裏面横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之三緯

呂燾録字德昭南康人己未所聞先生七十歲饒録卅六卷卅七卷中

詩有是當時朝廷作者雅頌是也若國風乃採詩者採之民間以見四方民情之美惡二南亦是採民言而被樂章爾程先生必要説是周公作以教人不知是

如何某不敢從若變風又多是淫亂之詩故班固言男女相與歌詠以言其傷是也聖人存此亦以見上失其教則民欲動情勝其弊至此故曰詩可以觀也且詩有六義先儒更不曾說得明却因周禮說豳詩有豳雅豳頌即於一詩之中要見六義思之皆不然蓋所謂六義者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比興賦又别直指其名直叙其事者賦也本要言其事而虚用兩句鉤起因而接

續去者興也引物為況者比也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音聲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問豳之所以為雅為頌者恐是可以用雅底腔調又可用頌底腔調否曰恐是如此某亦不敢如此斷今只說恐是亡其二

余大雅録字正叔上饒人戊戌以後所聞先生四十九歳池録三卷中

問比興曰說出那物事来是興不說出那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箇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

只說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體比底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周禮說以六詩教國子其實只是這賦比興三箇物事風雅頌詩之標名理會得那興比賦時裏面全不大段費解今人要細解不道此說為是如奕奕寢廟不認得意在那他人有心處只管解那奕奕寢廟

潘植録字立之癸丑所聞先生六十四歲𠊱録二十九卷中

問詩傳說六義以托物興辭為興與舊說不同曰覺舊

說費力失本指如興體不一或借眼前物事說將起或別自將一物說起大抵只是將三四句引起如唐時尚有此等詩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別借此物興起其辭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無興起自家之所有將物之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詩本指只伊川也自未見得看所說有甚廣大處子細看本指却不如此若上蔡怕曉得詩如云讀詩須先要識得六

義體面這是他識得要領處問詩雖是吟咏使人自有興起固不專在文辭然亦須是篇篇句句理會著實見得古人所以作此詩之意方始於吟咏上有得曰固是若不得其真實吟咏箇甚麽然古人已多不曉其意如左傳所載歌詩多與本意元不相關問我將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今所解都作左右之右與舊不同曰周禮有享右祭祀之文如詩中此例亦多如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祐說

更難方說維羊維牛如何便說保祐到伊蝦文王既右享之也說未得右助之右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未審如何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好有接續意思到唐時尚然今併受胙於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如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

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古人祭禮是大段有節奏 葉賀孫錄

器之問詩傳分别六義有未備處曰不必又只管滯却詩且看詩意義如何古人一篇詩必有一篇意思且要理會得這箇如柏舟之詩只說到靜言思之不

能奮飛緑衣之詩說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便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推此以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歷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胷中發出意思自好看著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

統論風雅頌

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所以析衛為邶鄘衛曰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桉其腔調而作爾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大抵國

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又云小序漢儒所作有可信處絶少大序好處多然亦有不滿人意處

銖去僞録字敬直樂平人乙未所聞先生四十六歲池録十五卷中

林子武問詩者中聲之所止曰這只是正風雅頌是中聲那變風不是伯恭堅要牽合說是然恐無此理今但去讀看便自有那輕薄底意思在了如韓愈說數句其聲浮且淫之類這正是如此

黃義剛錄

統論風雅

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爲國風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莊重與風異

鄭可學錄

器之問風雅與無天子之風之義先生舉鄭漁仲之說言出於朝廷者爲雅出於民俗者爲風文武之時周

名之作者謂之周名之風東遷之後王畿之民作者謂之王風似乎大約是如此亦不敢為斷然之説但古人作詩體自不同雅自是雅之體風自是風之體如今人做詩曲亦自有體製不同者自不可亂不必説雅之降為風今且就詩上理會意義其不可曉處不必反倒因説嘗見蔡行之舉陳君舉説春秋云須先看聖人所不書處方見所書之義見成所書者更自理會不得却又取不書者來理會少間只是説得

奇巧

錢木之錄

統論二南

詩未論音律且如讀二南與鄭衛之詩相去多少不知何氏錄

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淺深言之曰不然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同曰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

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德字及所以教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

陳文蔚錄

前輩謂二南猶易之乾坤其詩粹然無非道理與他詩不同曰須是寬中看緊底意思因言匡衡漢儒幾語亦自說得好曰便是他做處却不如此

劉炎錄已酉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歲六十一歲六十二歲六十三歲六十四歲六十五歲饒後錄七

問二南之詩真是以此風化天下否曰亦不須問是要風化天下與不風化天下且要從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云云裏面看義理是如何今人讀書只是說向外面去却於本文全不識 錢木之録

統論周南

敬子說詩周南曰他大綱領處只在戒謹恐懼上只自

關關雎鳩便從這裏做起後面只是漸漸推得闊

沈僩

錄

統論豳風

問豳詩本風而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不知就豳詩觀之其孰為雅孰為頌曰先儒因此說而謂風中自有雅自有頌雖程子亦謂然似都壞了詩之六義然有三說一說謂豳之詩吹之其調可以為風可為雅可為頌一說謂楚

次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之事如七月也如王介甫則謂豳之詩自有雅頌今皆亡矣數說皆通恐其或然未敢必也

楊道夫錄字仲思建寧人己酉以後所聞先生六十歲池錄十八卷十九卷中

統論二雅

小雅恐是燕禮用之大雅須饗禮方用小雅施之君臣之間大雅則止人君可歌

吳必大錄

大雅氣象宏濶小雅雖各指一事說得精切至到甞見古人工歌宵雅之三將作重事近甞令孫子誦之則見其詩果是懇至如鹿鳴之詩見得賔主之間相好之誠如德音孔昭以燕樂嘉賔之心情意懇切而不失義理之正四牡之詩古注云無公義非忠臣也無私情非孝子也此語甚切當知既云王事靡盬又云不遑將母皆是人情少不得底說得懇切如皇皇者華即首云每懷靡及其後便須諮諏諮謀看此詩不

用小序意義自然明白

黄㽦錄

問二雅所以分曰小雅是所係者小大雅是所係者大呦呦鹿鳴其義小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其義大問變雅曰亦是變用他腔調爾大抵今人說詩多去辨他序文要求著落至其正文關關雎鳩之義却不與理會王德修云詩序只是國史一句可信如關雎后妃之德也此下即講師說如蕩詩自是說蕩蕩上帝序

却言是天下蕩蕩賚詩自是說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是說後世子孫賴其祖宗基業之意他序却說賚予也豈不是後人多被講師瞞耶曰此是蘇子由曾說來然亦有不通處如漢廣德廣所及也有何義理却是下面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幾句却有理若某只上一句亦不敢信他舊曾有一老儒鄭漁仲更不信小序只依古本與疊在後面某今亦只如此令人虛心看正文久之其義自見蓋所謂序者類多世儒

之談不解詩人本意處甚多且如止乎禮義果能止禮義否桑中之詩禮義在何處王曰他要存戒曰此正文中無戒意只是直述他淫亂事爾若鶉之奔奔相鼠等詩却是譏駡可以為戒此則不然某今看得鄭詩自叔于田等詩之外如狡童子衿等篇皆淫亂之詩而說詩者誤以為刺昭公刺學校廢耳衛詩尚可猶是男子戲婦人鄭詩則不然多是婦人戲男子所以聖人尤惡鄭聲也出其東門却是箇識道理底

人傚

余大雅錄

統論大雅

大雅非聖賢不能為其間平易明白正大光明

黄㽦錄

統論三頌

伯豐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攷

安有莫敢不來王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

事以祀其先代若是商人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於周頌覺得文勢自别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之辭自是奥古非宋襄可作又問頌是告於神明魯頌中却多是頌當時之君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豈有此事曰是頌願之辭又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孟子引以為周公如何曰孟子引經自是不仔細又問或謂魯頌非三百篇之類夫子姑附於此耳曰思無邪一句正出魯頌

黄榦錄

統論商頌

商頌簡奥

李方子錄

統論比興

問詩中說興處多近比曰然如關雎麟趾相似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此方是入題說那實

事葢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葢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及比則却不入題了如比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一句便是說那人了下面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大率詩中比興皆類此

沈僩錄

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比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濶而味長

葉賀孫錄

比雖是較切然興却意較深遠也有興而不甚深遠者比而深遠者又係人之高下有做得好底有拙底常看後世如魏文帝之徒作詩皆只是說風影獨曹操

愛說周公其詩中屢說便是那曹操意思也是較别也是乖

黄義剛録

統論興

詩之興全無巴鼻後人詩猶有此體如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又如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端人莫之知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皆是此體

李方子録

録中詩之興下吳振録云多是假他物舉起全不取其義

統論韻

問詩叶韻是當時如此作是樂歌當如此曰當時如此作古人文字多有如此者如正考父鼎銘之類

鄭可學録

詩之音韻是自然如此這箇與天通古人音韻寬後人分得密後隔開了離騷注中發兩箇例在前朕皇考

曰伯庸庚寅吾以降_洪又重之以修能_耐紉秋蘭以為佩後人不曉却謂只此兩韻如此其有楚詞叶韻作子厚名字刻在漳州

李方子錄

問先生說詩率皆叶韻得非詩本樂章播諸聲詩自然叶韻方諧律吕其音節本如是耶曰固是如此然古人文章亦多是叶韻因舉王制及老子叶韻處數段又曰周頌多不叶韻疑自有和底篇相叶清廟之瑟

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歎即和聲也

李儒用録字仲秉樂陽人己未所聞先生七十歲池録四十三卷饒録卅卷中

問詩叶韻有何所據而言曰叶韻乃吳才老所作其又續添減之蓋古人作詩皆叶韻與今人歌曲一般今人信口讀之全失古人詠歌之意

李煇録字晦叔不詳所聞年歲及池録饒録饒後録卷次云餘倣此

先生因言看詩須并叶韻讀便見得他語自整齊又更冐知叶韻所由来甚善又曰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到

小雅以後極好蓋是王公大人好生地做都是識道理人言語故它裏面說得儘有道理好仔細看非如國風或出于婦人小夫之口但可觀其大槩也

董銖錄字叔重鄱陽人丙辰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七歲池錄十三卷饒錄四十六卷中

器之問詩曰古人情意溫厚寛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當時叶韻只是要便於諷詠而已到得後來一向於字韻上嚴切却無意思漢不如周魏晉不如漢唐不如魏晉本朝又不如唐如元微之劉禹錫之徒和詩

猶自有韻相重密本朝和詩便定不要一字相同不知却愈壞了詩

錢木之錄

器之問詩叶韻之義曰只要音韻相叶好吟哦諷誦易見道理亦無甚要緊今且要將七分工夫理會義理三二分工夫理會這般去處若只管留心此處而於詩之義却見不得亦何益也又曰叶韻多用吳才老本或自以意補入

錢木之錄

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當時不曾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是協音汝也下民有嚴叶不敢怠遑才老欲音嚴為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某後來讀楚辭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

作昂也天問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打過去也

黄義剛録

饒録何氏云中庸奏假無言奏音族平聲音騣所以毛詩作騣字

或問吳氏叶韻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一字多者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他說元初更多後删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因言商頌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吳氏云嚴字恐是莊字漢

人避諱改作嚴字其後來因讀楚辭天問見嚴字都押入剛字方字去又此間鄉音嚴作戶剛反乃知嚴字自與皇字叶然吳氏豈不曾看楚詞想是偶然失之又如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吳氏復疑侮當作霧以叶戎字其却疑古人訓戎為汝如以佐戎辟戎雖小子則戎女音或通後來讀常武詩云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則與汝叶明矣因言古之謠諺皆押韻如夏諺之類散

文亦有押韻者如曲禮安民哉叶音兹則與上面思辭二字叶矣又如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下叶音護禮運孔子閒居亦多押韻莊子中尤多至於易彖辭皆韻語也又云禮記五至三無處皆叶

輔廣録字漢卿慶源人甲寅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録二卷中

詩音韻間有不可曉處因說如今所在方言亦自有音韻與古合處子升因問今陽字却與唐字通清字却與青字分之類亦自不可曉曰古人韻疎後世韻方

嚴密見某人好考古字却說青字音自是親如此類極多

錢木之錄

叶韻恐當以頭一韻為準且如華字叶音敷如有女同車是第一句則第二句顏如舜華當讀作敷字然後與下文佩玉瓊琚洵美且都皆叶至如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是第一韻則當依本音讀而下文王姬之車却當作尺奢反如此方是今只從吳才老舊說不能

又創得此例然楚詞紛余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能音耐然後下文紉秋蘭以為佩叶若能字只從本音則佩字遂無音如此則又未可以頭一韻為定也

李閎祖録字守約邵武人戊申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九歲池録四卷中

知子之來劫之雜佩以贈入之此例甚多作字作做保字作補往近王舅近音既說文作斷誤寫作近

黄䓝録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飛歸叶是句

腰亦用韻詩中亦有此體

李方子錄

昭兹来許漢碑作昭哉洪氏隷釋兹哉叶韻柏梁臺詩

末句韻亦同

李方子錄

朱子五經語類卷五十一